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三十八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二

䷁ 坤下坤上

坤取純陰至順之義故其象為地擬諸物類則為牝馬四德皆與乾同而獨言牝馬之貞明其以順德承乾也彖傳釋卦辭兼造化人事而言一以柔順為正六爻則二之德極其盛三之美含於中四之慎免於咎五之黄中内充實而外光輝雖德量深淺不同而

皆有合於地道之貞順者也惟初與上以陰陽消長言初言堅冰戒陰勢之將長也上言龍戰警陰類之過盛也此與諸爻若不相蒙然而聖人作易之㫖實在乎此葢論造化之理則陰陽二氣對待流行不容偏廢而論淑慝之分則陽主生陰主殺主生者為善主殺者即為不善聖人欲以人事挽造化嘗以扶陽抑陰之意寓於觀象繫辭之中故諸卦每遇陰爻必勉之以柔順戒之以守貞雖陰之取象不專屬於小

人而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謹焉以君子小人之進退為世道消長之所繫也坤為純陰之卦諸爻皆言坤德而獨於初上二爻凛然示小加大賤妨貴之防其旨深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卦六畫皆偶上下皆坤陰之純而順之至故名為坤而卦辭則欲人法地而安於順也牝馬順而健行

者主利謂主於順從西南陰方東北陽方朋謂陰類也文王繫坤彖辭曰伏羲畫卦為坤純陰至順有地之象凡人履卑下之位能法地道以自處則无成有終動罔不吉其為大亨何疑所患者性禀陰柔持守不固則有利有不利耳必如牝馬之行地其質至馴其力至健始終久暫無所變易斯有得於坤道之貞者矣所以體坤之君子凡有所往即思履順守貞之道陰之分宜居後而不宜居先若爭先而倡天下之

事則必迷惑而致敗惟因勢所已然者而後從之則功易成而有得矣陰之德宜主利而不宜主義若主義而斷天下之事則必矯拂以取戾惟因勢之自然者而順從之則事易遂而有終矣陰之地宜於西南而不宜於東北往西南以親柔順之賢則同德相應而有得朋之慶矣往東北以從剛斷之人則人不我親而有喪朋之憂矣凡若此者皆坤道之至正而君子之所當安守者也安於居後之貞自無僨事安於

主利之貞自無悖德安於得朋之貞自無失人象之有取於牝馬而無往不利者固如此也吉可知已夫坤之義所該至廣而於臣道為最切聖人立教非謂人臣事君專主於順從以為正也葢坤道承乾所事者陽剛中正之主故君令臣共上下合德是為天下之至順不然將順其美固順也彌縫其闕亦順也順乎正非順乎邪順乎理非順乎欲易之教特為寵利居功驕蹇自用者示戒而豈苟且充位阿意取容之

徒所可得而借口也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彖傳是以地道明坤義而此三節分言元亨利貞之德而因及於人事也生受形之始德合无疆謂合乾德孔子釋坤彖辭曰坤之義博矣而成形之大莫過於地試即地道言之坤有四德與乾相同至矣哉

其坤之元乎盈天地之間爲萬物當乾元資始時止有氣而無形惟坤元一至則萬物凝成胚胎皆資其理與氣以受生矣然坤非自爲之也天以理爲物性之始坤特順其理而承之以生無二理也天以氣爲物形之始坤特順其氣而承之以生無二氣也乾之所至坤亦至之此坤元之功所以無可加也若坤之亨則何如天以雲行雨施亨萬物德之大至无疆也而坤德之厚持載萬物有與乾德之无疆適相符合

者方其化機之藏也生物之意藴蓄於内者無所不包何其含弘也及其化機之發也生物之意燦著於外者無所不周何其光大也德之厚如此由是萬物滋榮暢茂咸得其生意而無不亨通博厚之載物與高明之覆物同一功用非德合无疆而能若是乎若坤之利貞取象於牝馬則何如牝為陰屬而馬又行地之物是牝馬固地類也且馬之行地任重致遠而及於无疆既順且健實有坤之象馬故以牝馬之順

象乎坤為柔順之德其承天施而生萬物者未嘗居先未嘗專主也以牝馬之順而健者象乎坤為利貞之德其合天行而代有終者無有間斷無有止息也體而行之是在君子君子法其至順以養和平之心復法其行健以堅正固之守驗之物理合之造化而所行无不利矣故曰利牝馬之貞按宋儒有陽大陰小陽全陰半之説此就施生先後之理言也若以元亨利貞之四德論則乾與坤均無缺陷假使乾施而

坤不應則物何從而生故乾健坤順而坤亦未嘗不健但必天以四德行於物然後地因以代終天不資始地無由資生君不行令臣無由奉職是則乾坤大小偏全之别耳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此二節是言君子法坤之事也常常道也有慶謂終有得朋之慶孔子釋坤彖辭曰君子法坤行事亦法

坤德之正而已无成者坤之道若進居物先則迷而失道矣柔順者坤之常若退居物後則順而得常矣蓋先者非貞而後者為貞君子之行必居於後者也往西南則得朋謂陰居陰方此求彼應乃得其朋類而與之偕行矣往東北則喪朋謂陰居陽方處非其地若反而之於西南乃終得朋而可以獲慶矣蓋西南為貞而東北非貞君子之行必於西南者也惟知居後之為貞而安之則行不越度而循分足以有功

知往西南之為貞而安之則交不失人而同類足以相濟其獲吉也不有與地道之含弘光大同一无疆者乎地以厚載配天之无疆君子以安貞應地之无疆其理一而已矣按註疏謂東北喪朋以陰之為物必離其黨而後獲吉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程傳亦從其說與本義不合而其理可以互相發明蓋人臣無私交泰之朋亡渙之渙羣皆取離散朋黨之義在坤為純陰至順自與狎昵柔邪者不同而以陰

從陽剛柔相濟固臣道之至正而亦易理所不廢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地德之厚也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孔子釋坤象曰坤之象爲地此卦上下皆坤是地德至順且厚故其形勢高下相因愈遠而愈無極也君子體坤之象知地之德不厚斯載萬物不勝其重人之德不厚斯載萬民不勝其勞所以内而與含弘者同體則積極其厚舉凡地之所載

皆兼容並生而無有不育焉外而與光大者同用則施極其厚舉凡地之所載皆仁漸義濡而無有失所焉其應地无疆之功如此夫坤臣道也而厚德載物則君道不外乎是觀於師之象曰容民畜衆臨之象曰容保无疆皆以為君之道取法於地則坤象豈獨專屬於臣蓋易之義無所不通惟善體易者神而明之焉耳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

此一爻是示人以防微之道也六陰數故謂陰爻為六霜與冰皆陰類馴順習也道指陰道象傳履霜堅冰當作初六履霜周公繫坤初爻曰坤之初六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一陰既萌則其勢日浸月長必至於極盛如寒氣初結止見為霜而識微之君子當履霜之時即知異日堅冰之至已肇於此思患豫防可勿凜凜乎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取象於履霜者何

也天下事皆始於微而成於著陰生於下是猶陰氣始凝而爲霜也惟不能及時消釋而因循漸積以致陰道之極則不至於爲堅冰不止有世道之責者失防於始而徒欲維挽於終不亦可危之甚哉按聖人作易於陰陽消長之際必慎之於始坤之一陰即剝與姤之一陰也剝初曰剝牀以足姤初曰羸豕蹢躅皆言小人始進有必害君子之勢與履霜堅冰之意同一以戒小人一以警君子但剝與姤言凶而此止

繫以象者正欲君子觀象而知所懼則能思患預防

而不至蒙小人之禍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

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一爻是言純德之合於坤也不習謂不待學習周

公繫坤二爻曰坤道至純諸爻中惟六二之德能得

之葢六二柔順中正其德之存於内者粹然天理无

所枉曲而直發於外者截然當理無所偏倚而方且

无一念不直无一事不方而大其所為直方大者又悉出於自然不待學習而无往不利其德之純為何如哉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德合動靜而無間者也而事物未接之時則其德亦无由而見惟是動於念慮則貞固者見其直動於物感則有定者見其方既直且方而大可知已然使直方大之德必待學習而後利或不免有矯揉强制之勞二之不習无不利是盛德之蓄於内者極其含弘英華之見於外者極其

光大以之配乎地道實全體大用無一不具者也何光顯如之觀此爻之義葢指成德而言惟其成德故不假於思勉若論脩德之功則雖聖人不廢下學如文言所謂主敬守義固下學力行之事而聖人之存養於未發之時裁制於臨事之際亦未有舍敬與義而能直方大者但功有淺深性反之不同此則存乎其人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一爻是以坤德有終明臣道也章美德也无成謂无專成周公繫坤三爻曰六三陰居陽位陽德内含是有明體達用之才而能養晦退藏深沈不露者此坤道之至正可以固守者也然三居下卦之上德為時用豈能終於含藏如或出而從王之事則其恪守臣順固不敢爭先居首以取專成之咎而有守者自能有為凡其職分所當為與才力所能為者務終其

事而後已三之德真順而能健者乎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含章可貞非自私其美而不發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必遇可用之時乃出其內美以發施於事業耳至於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固由才具過人亦其中有定見從來識見不明者器量必隘偶有一長一善即不能自抑欲以表著於人卒之有喜事之名而無任事之實其為不智亦已甚矣六三知臣分不可越而不敢專成又知臣職不可懈而不敢廢

事非智慮之光明廣大何以幾此此其德之所以為章美也按坤屬臣道而諸爻皆别舉一義惟三爻乃專以臣道言葢三為陽位又處多凶之地聖人恐其恃才自專而不能守順也故以先迷後得之義皆於此爻發之然使用易者欲通之於君道則神明默運而喜怒不形即含章也恭己勵精而百職就理即有終也觀无成之為臣道又可知率作興事屢省乃成為君道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此一爻是言柔德之宜慎也括囊謂結囊口而不出也周公繫坤四爻曰坤之六四以陰居陰既無剛德又所處失中宜以輕躁淺露為戒故處世則主於退藏謀事則主於謹密出言則主於簡默象如囊之結其口而不出者然夫吉凶悔吝皆生乎動過由動生名亦由動集今謹守如是則無妄動之咎者亦自無成事之譽葢四處多懼之地惟此為善道矣孔子釋

四象曰四之括囊所謂能慎者也慎其身而不輕出斯不辱身慎其事而不輕舉斯不僨事慎其言而不輕發斯不失言何害之有惟其不害是以无咎而无譽非所計已葢天下務名干譽之事皆有必取禍敗之道而在人臣尤所當謹市己恩者樹私交矜己才者拂衆志譽之所在即咎之所歸故於六四之无譽更見其能慎然既謂之曰慎則其委曲濟時小心應變之學即見於括囊之中若徒以容悦爲老成竊位

為明哲又非易書教人之旨矣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此一爻是言中順之德無往不利也黄中色象五德之中裳下飾象五德之順周公繫坤五爻曰坤之六五以陰居尊位是其徽柔懿恭之德積之極其盛而應事接物之際又絶不以之自矜由是形諸身者無非巽順之容施於政者無非和平之治如黄之中色用以為裳者然如是則守中履順亢厲不形以之處

己能盡己之道以之處人能得人之心其為大善而獲吉何疑乎孔子釋五象曰五之黄裳元吉非矯飾於外也葢居尊位者出身加民事事皆本於心德惟五實有中順之美德充積於中故雖不自炫其文而英華發外自有如此之盛也按五本君位而在坤則說者多屬之於臣如伊尹之寵利不居周公之碩膚几几皆以為有得於黄裳之義者也然而自古帝王崇效天卑法地禮接臣下俯恤民情位高而愈自抑

德盛而益守謙君德之美又孰有踰於黄裳者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此一爻是極言陰盛之害也玄屬陽黄屬陰其道指陰道周公繫坤上爻曰陰之不敢與陽抗者理也亦分也然陽不能制陰而使陰至於極盛則陰豈獨與陽抗而且與陽爭勝是戰之象也夫以既衰之陽而與極盛之陰相競固自處於必敗然而揆之天道度之人事必無陰終勝陽之理則陰之悖理越分以求

勝乎陽又豈能卒免於禍害乎如龍戰于野而其血玄黃蓋兩敗俱傷之道也孔子釋上象曰龍何以遂戰于野耶陰本起於至微惟馴致其道以至於窮極則勢難復遏而日與陽爭勝惜乎其制之不早也若當其始凝而能預防其漸又焉有異日之禍哉大抵陰柔之性最為難制其未盛也潛伏而不及防其既盛也横決而不可禦配諸人事方小人始進未嘗不降心抑氣以求包容於君子及其黨日熾遂不盡驅

善類而去之不止所以姤一陰始生合衆君子之力以防一小人而嘗慮其計之跡夬一陰將盡又合衆君子之力以去一小人而猶戒其勢之厲況由一陰以積至於六陰雖欲不為陽害得乎故坤爻初曰堅冰至警龍戰之禍於始上曰戰于野著堅冰之害於終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此二節是申明體坤之道在以剛濟柔也陽大陰小

大終謂以陽終也周公於坤卦六爻之後復繫之以辭曰坤六爻皆陰則其數皆六六者陰數之極也體坤之道者當思陰柔之性患在不能固守若能善用其陰柔而以陽剛濟之則其處心制行常確守中順之正道而私欲不為所屈常變不為所移貞固之德安而能永何不利之有孔子釋用六之象曰易之理陽為大陰為小永貞者陽剛之所能也今體坤而能用六則陰變為陽而坤德亦能永貞矣始雖柔弱而

終則強毅是始於小者終於大也坤之與乾合德者以此按乾坤之用九用六即書剛克柔克之義一以柔濟剛一以剛濟柔此逆以治之者也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也去其剛之偏而剛德全矣貞其柔之守而柔德全矣此順以治之者也所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也二者之用備而剛柔無失中之患已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四節書是申明坤彖傳之義也方謂有定體主下當有利字孔子釋坤彖辭曰坤之象取義無窮而順而健足以盡之其所謂利牝馬之貞者正以極順之德能持之以健有類於牝馬也葢坤之不敢專主者至柔也若其動而及物常承乾之氣而發生於不窮既成物之形復成物之性何其剛也坤之寂然無形者至靜也若其德之及物常承乾之施而予物以各正物具一形而不相淩奪即物具一性而不相假借

何其方也柔與靜其順也剛與方其健也柔順利貞之義於此可見矣至卦辭言後得主利何也凡天下屬於陽者以居先主義為常屬於陰者以從陽主利為常惟坤為純陰能居乾之後而守其分所當為即以順為利而盡其力所能為是乃全乎陰柔之常道者君子之法坤安貞獲吉亦於此可見矣且也坤有柔靜之德故萬物之生意悉含於中而積之極其厚坤有剛方之德故化機之邑達悉著於外而發之極

其盛此其所以為含弘光大也要而言之乾先而坤代之終乾始而坤作之成坤之為道其天下之至順乎從來天之生物一時之自然而已天以氣賦於物為形坤即承其氣以行於物而形以時而成矣天以理賦於物為性坤即承其理以行於物而性以時而成矣時未至不敢先時既至不敢後其德之合於无疆者非至健不足以成能而總全其為順而已故曰乃順承天也按坤之德主於柔靜而此兼動剛以為

言葢剛柔動靜乾坤不容偏廢繫辭傳言之詳矣配之人事則君道震動於上而臣下不可以退縮承也君道剛斷於上而臣下不可以巽懦承也既曰順承則茲所謂動與剛者而亦承之矣夫如是庶可言合德也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初六象傳之義也辯察也順當作慎孔子復釋坤初爻曰天下事由漸而盛由積而成小而一家之盛衰大而人倫之變故未有外於此者如其家積善之久和氣足以召祥則不獨福集於一身而且及於子孫有無窮之慶矣如其家積不善之久乖氣足以致戾則不獨禍中於一身而且及於子孫有無窮之殃矣若其變之大者以臣而至弒君以子而至弒父逆天反常莫此為甚然推原其故非始

於弑逆之一日也亂臣賊子之所由來葢積漸使然也使為之君父者早察其奸宄而逆折其亂謀則禍必不若是之烈其至於若是者由辯之不早辯也甚矣防患者當於其漸而遏萌者當於其微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正言持世之君子宜思辯微之道而深致其凛凛焉耳夫小人之為害於國家極矣在上者豈有明知為亂賊而故縱之之理乃竟使其積成凶惡者何也小人中藏禍心外示柔順彌縫之智巧則易

為所欺諂諛之術工則易為所溺從來除惡之難不能察者半能察而不能斷者亦半明於易之言慎則審辯而謹防之自不至貽後患已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二象傳之義也正言體義言用不孤謂德有夾持而大也孔子復釋坤二爻曰凡人德具於心而所以成德者由於學六二之所謂直者

葢其心本體至正無少偏倚故極其直也六二之所謂方者葢其心裁制合義無少邪曲故極其方也人心皆有直方之德而獨君子能全之者内外存發之間有實學以成此德耳心不敬則内不直君子主敬以存心使私意不雜而專出於理之一途斯内直矣事無義則外不方君子守義以制事使岐念不生而適合於理之至當斯外方矣專求義而不主敬則存養之功不密而或撓於其外專主敬而不守義則取

舍之分不明而或淆於其内惟敬義既立斯内外夾持體用兼備不偏於一善而其德不孤矣所謂不期大而大者此也其又曰不習无不利者何也凡人蓄德未大則臨事每多所疑六二涵養純熟矜持俱化其一身所行之事皆坦然順適無所疑礙而又何假於習乎此脩德之始必致力於敬義而成德之後斯日進於從容也夫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則無不敬而敬乃所以存誠故主敬者下學之要也乾九

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可以統義而義乃所以成仁故集義者下學之功也天道人道之辨具於此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三象傳之義也陰謂陰位孔子復釋坤三爻曰六三有章美之德而必以含章為正道何也六三以陰從陽者也陰無專制之義雖内有美德必藴含之而不可輕露即以此德而從王事亦

退處於後而不敢居專成之名是非其才力不足葢揆之於分而有所不敢也從來陽為天陰為地三地道也陽為夫陰為妻三妻道也陽為君陰為臣三臣道也地之為道至柔至靜不敢專成惟順承天施而代有終已耳則三居臣位而代君以終其事非得臣道之正者哉大抵人臣有市美之念則驕吝日生誠明於代終之義雖勲業媲於伊周不過自盡其職業而已負咎之不暇何敢言功思懼之不暇何敢言譽

彼夫小器易盈而卒至於身名俱裂者其亦未嘗學易矣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葢言謹也

此一節書是申坤六四象傳之義也變化謂天地交閉蒙塞也孔子復釋坤四爻曰君子之出處關乎世運之盛衰如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變化之道行矣於時太和翔洽草木亦無不蕃殖而賢才有不連茹

而起乎如天氣上亢地氣下鬱則閉塞而不通矣於時運數屯否賢人皆抱道而隱而又豈肯輕出以取咎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正言所遇當閉塞之時固宜順時而隱謹密而不出也夫世運之盛衰雖屬氣數而必賴人事以爲轉移假使羣賢皆隱則撥亂圖治之事將誰責耶葢易爲賢人未仕者謀所以藏器待時道宜於隱若以人君而求賢屯之時利建侯矣以大臣而進賢否之時疇離祉矣所處之地不同故

所繫之辭各異且在上誠有用賢之君相則世道寧有不泰而賢人寧有終隱者哉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此三節書是申坤六五象傳之義也黄中德也通貫通理條理也位指尊位體指下體孔子復釋坤五爻曰六五之取象於黄者何也黄者中色而居五之君子大中之德渾然内含統而觀之則時出不窮無所

不貫通也分而觀之則條理不紊無所不精晰也衆理畢備而至善無疵不猶黄之為中色乎其取象於裳者何也君子正位於上而不以尊貴自矜謙抑以禮士和易以近民其所履者雖崇高之地而其所執者皆卑順之體不猶裳之為下飾乎葢中為天下之美德而順則其中之用也六五有此美德充積於内於是見於四支而和順之容極其暢適美之不言而喻者然也見於事業而和順之治極其發越美之不

見而章者然也德至此則自心而形諸身自身而形諸政至精至粹而無以加矣此五之象所以獲元吉哉按坤之二五皆以德言二言脩德之功五言成德之效而其理則可以互通也能敬以直内而後中之體全能義以方外而後中之用備直内方外者内外夾持交致其力而黄中通理則内外一貫幾於聖人之事矣故曰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此一節書是申坤上六象傳之義也疑敵也其類謂陰類血陰屬孔子復釋坤上爻曰坤至於上而龍戰于野何陰遂敢與陽抗耶葢陰盛之極力敵乎陽則必至有兩相爭戰之事戰則陽氣衰而勢不能自全矣何以稱龍聖人以為陰之心雖欲剝陽而陽必無終絶之理正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且既名為龍則陰不安其為陰矣何以稱血聖人以為陰之心

雖欲自離其類而隂必無常勝之理惟未離於其類也故稱血馬其玄與黄並稱者何也隂為陽所敗而陽亦為隂所傷玄黄之色相混淆即天地之色相間雜也事出於至變故舉其相雜者以為言然而尊卑之定位貴賤之定分不可干也亦不可紊也天之色為玄固不得下同於地地之色為黄終不得上擬於天也豈其因一日勝負之勢而至亂隂陽之常理哉觀坤上爻所繫之辭而尊陽卑隂之意深切著明矣

大抵陽剛為天下之正氣造化人事俱不容一日息者也以造化論則自姤至坤為純陰十月之卦然一陽雖生於子而實萌於亥是一歲之内未嘗一日無陽也以人事論則自古小人之類易盛君子之類易衰以小人與君子爭勝君子常不能無傷然而君子既去而小人之禍亦不旋踵非獨人事抑亦天道存焉是極否之運未嘗一日無陽也作易至此聖人之為世道慮者遠哉

䷂ 震下坎上

屯取濟難之義凡處險難者必能奮發有為然後可以出而治險故下卦以震德之動為亨屯之本而初畫一陽居下又為成卦之主所以一卦吉凶皆視初爻以起義彖辭雖統論卦體而與初爻之旨實互相發明其言利貞即初之利居貞也其言勿用有攸往即初之磐桓也其言利建侯即初以賢明剛正之德繫天下之望而宜早建以為侯也惟初既為民望之

所歸則凡有志用世者必與初相輔乃克有濟故二乘初則屯邅三不應初則有吝四與初正應則吉无不利五位雖居尊而初得民於下則屯膏上與初地位相遠下无應援則進无所之而不能自振蓋諸爻之辭因初起義者如此至於初為卦主既曰大得民矣乃六二不應其求而反以為難何也合諸爻而言則初九以陽統陰民皆歸往據六二而言則二以陰柔為初陽所逼受制於人此一爻別取一義非全卦

之旨也程傳言之晰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此卦震下坎上以震動遇坎險故名為屯卦辭言濟險者當守正慎動而又在立賢以自輔也侯謂諸侯指初九文王繫屯彖辭曰屯難之世正人可大有為之時才足以撥亂力足以扶危應時而動於理當得元亨但屯時大難方殷舉事一不當則機會盡失而人心易至解體故必固守正道謀出萬全然後可以

有濟決不宜欲速見小利而輕有所往以取困也至於匡濟時艱務在得賢共理如卦之初九為衆望所屬宜亟建立為侯使人心有所統繫庶幾以能濟之人行善濟之道而屯難可以悉解矣按帝王圖治非守正不能黜功利之習非慎動不能抑僥倖之謀非建賢不能收輔助之益平險一理常變一揆而當屯難之時則所繫為尤重故聖人兢兢垂訓如此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

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彖傳是釋屯彖辭以明濟屯之道也始交謂乾坤始交一索而得震難生謂遇坎險雷震象雨坎象草謂雜亂無序昧謂晦昧不明也孔子釋屯彖辭曰卦之名為屯者葢以卦體震下坎上是乾剛坤柔一索得震而始交再索得坎而難生也以世道論則國家肇造之始中外多難經理需人惟卦以震動之德入於坎險之中是當大難方殷而能奮發有為撥亂而

為治也故卦辭繫曰大亨但在險則勢未易動必有弘濟時艱之才又有從容觀變之畧然後動能出險而所往有功故大亨而又繫之曰利貞夫出險濟屯之事不可枚舉其亟亟於利建侯者何也卦象雷雨交作盈滿於天地之間為天運初開雜亂晦冥之象此時人心未定名分未明一人之力不能削平大難必宜擇立賢哲建以為侯方可徐理天下之紛亂收集天下之人心然而立君之後又未可遽謂安寧之

時也內切履危之戒外壓防患之謀惟不寧乃所以求寧惟事事求寧乃愈不敢自以為寧此真濟屯之正道矣按卦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成澤則為屯澤及於物則為解萬物既通則為泰由否之泰全視乎濟屯之功而其道則主於震動天時動於上人事應於下皆震之德也惟其時至事起故曰貞有濟屯之責者其可不奮發以有為哉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此象傳是言君子濟屯之事也雲坎象鬱而未通故言雲而不言水經綸治絲之事先經以引之後綸以理之也孔子釋屯象曰此卦上坎為雲下震為雷雷雖動矣雲蓄雨而未降屯之象也君子以治亂世如治亂絲必先整其大綱而後可舉其衆目故經以引之使統紀既立復綸以理之使節目畢詳如制田里以厚民生而復為之經理樹畜傳區處之盡其宜設學校以正民性而復為之斟酌節文俾施行之有其

序如是則人心大定名分昭明而何險難之不可立平哉夫屯與需皆有遇險之義其象皆為隂陽未和而需之飲食宴樂獨有異於屯者葢需之時人事已盡則不可以期速效屯之時天運未啓則不可以無事功義固各有取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此一爻是言濟屯者在有守正之德以得民心也磐

石也桓柱也皆難進之象周公繫屯初爻曰初九以陽剛居動體當屯難之始亟宜進而有為然陽剛有能進之才而居下則無可進之勢動體有欲進之志而應柔則無引進之人是其心雖深切時艱而未免遲回審顧有磐桓難進之象夫天下躁進者非貞而難進者為貞惟初九處得其正故能相時而不輕動揆之濟屯之道原不利於欲速俾成而利於居貞以自守也且初為成卦之主德足濟時天下之仰其德

者自利於建立為侯以削平禍亂又豈終於磐桓不進已哉孔子釋初象曰初之磐桓雖勢不能遽進而其志原在行正不肯妄為稍有不合於義寧從容藏器以待之此居貞之所以利也至其以陽剛居陰下盛德不驕而日以下恤民隱為念彼民在水火之中有不引領望救而願建以為侯者乎蓋能得民心者真定禍亂之根本耳大抵天下之治亂全視人心之向背匹夫匹婦非可以權制術馭而為我用也仁足

以使之感義足以使之服然後奮發舉事而人不得而議之所以三代之得天下逆取順守之說屏而不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事恥而不為王道之異於霸功此而已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以正自守而不苟於從人也邅邅回也班如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乘剛謂乘初剛

之上反復也周公繫屯二爻曰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義所當從但位偪初九為其所制是當屯難之時君臣不能遽合而見阻於強梁之人也其象為屯如邅如而所乘之馬班如而不能進馬夫初九之強與二合者原非與二為寇實欲其合力濟屯如婚媾之相親耳惟二隂柔中正執一不渝至於歷時既乆數窮理極則妄求既去而正應乃復合矣不猶女子守貞不字至十年而乃字乎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受難

於人止以下乘初剛欲其變常道而與之合耳天下變常之事必不能久二之十年乃字正復反於常道而君臣會合獲遂其本志也君子尚其知所守哉按初九為一卦之主本為賢明剛正之人二與之合力濟時未為失節而聖人於二之守貞不字深加獎許者凡以出身事人義無私交倘或迫於侵偪之勢牽於比暱之情明知其不可而姑應之鮮不至於辱身敗節故以不字為正所以戒後世之懷二心者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此一爻是為躁進者示戒也即鹿逐鹿也虞虞人周公繫屯三爻曰凡任天下事者必内度之巳外度之人然後能進而亦能退六三陰柔居下是内無濟屯之才也正應非人是外無濟屯之助也乃好動輕進自取困窮如逐鹿而無虞人導之惟有陷入於林莽之中而巳雖欲退其可得乎夫其所以輕進取困者

由不能見幾故耳天下事應行應止原有先見之幾妄行之必致於困此幾之灼然易見者也惟君子知之與其僥倖以圖利不如舍而勿往雖無所得而必不至有失身之患若貪利往逐自不免陷於屯矣何吝如之孔子釋三象曰无虞而即鹿是以身從禽而不知舍也三之貪利躁進不可動而妄動亦猶是而已君子見其當舍即斷然舍之誠以往則必吝故不得不去之決耳聖人戒人急於求進者如此葢濟屯

者之入乎險中與田獵者之入於險阻其危一也方其猝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使虞人導之猶懼有銜橜之變况無虞乎所以聖人取象以忘身徇禽為忘身徇利者之喻誠以天下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惟能見幾然後利害明利害明然後取舍决不然未有不自取困辱者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此一爻是言濟屯者宜求賢自輔也求謂四求初往

往濟屯也周公繫屯四爻曰六四居大臣之位本有濟屯之責而隂柔无才志欲進而力不逮故有乗馬班如之象然初九陽剛居下為四正應是乃與己為婚媾者也誠能虚己求之藉其有為之才以同往濟屯則在初得展行正之志在四得成出險之功不亦吉无不利乎孔子釋四象曰凡不明者非昧於知人即蔽於自恃六四求初九之賢同往濟屯量己之不足資人之有餘不自用而任之其識見可謂明矣葢

人臣最忌蔽賢而又最患植黨二者或疑於相妨不知意主於為國則其所以勤延攬者皆公也意主於為己則其所以廣汲引者皆私也若外避植黨之名而內懷嫉賢之實其害與樹私交者正復相等以處無事之日必誤國家況可與之濟屯乎哉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時危無輔而德澤難施也小大謂小事大事周公繫屯五爻曰五以陽剛中正居至尊之位

宜若可以有為但時當屯難陷於險中而正應六二
又陰柔才弱不能出而濟險天下民心多繫屬於初
九五雖有膏澤之施亦壅而不能下究為屯其膏之
象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若欲圖濟屯之大業
雖得正不免於凶甚矣其時之難為也孔子釋五象
曰在上者以德及生民為大九五之屯膏則以陷入
險中陽為陰揜雖有膏澤不能徧及於人故所施為
未光也按聖人立教責重人事雖時勢無可為猶必

敎之以出險濟難之道況屯之九五本有陽剛之才未為失德而直以大貞凶為戒何哉誠以有君無臣必不能成大業五專恃六二陰柔之應斯所往多阻卦之初九既為人望所歸使與六四同屈己下賢傾心委任而又内修德政以收拾人心未必膏澤不可以下流而經綸不可以徐布故辭曰屯膏以明求賢之宜急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此一爻是言無才無輔不能出險也周公繫屯上爻曰從來天道人事窮極則通亂極則治上六居屯之極正有可亨之機乃陰柔无才又无輔助因循不進坐失事幾徒為無益之憂懼而已有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象孔子釋上象曰上六當屯極之時昧於出險之義既不能致治則必入於敗亾泣血漣如豈長久之道哉此聖人危其辭以為濟屯者戒也易之所重德與應而已陽剛之德雖無應猶可有濟若質本

陰柔而復無陽剛之應鮮不敗矣即此卦而言二之班如以待五也四之班如以求二也皆為陰與陽應故有吉利而無凶悔就諸卦而言否之上九以才足傾否則喜蹇之上六以來就九五則吉其他如復如坎如困則无德无應與屯之上同一象矣故曰陽為貴陰為賤易之通義也

䷃ 坎下艮上

蒙取養蒙之義物生方穉養德更難于養身聖人欲

立教者動合于中而施當其可故卦辭予之以亨而又戒之以利貞六爻四陰為蒙二陽為治蒙之人而上九過剛不中又以九二時中為一卦之主初承二則有利四遠二則有吝五應二則得吉五身居尊位而能自處于蒙以為天下率教者之倡此剛柔之所由相接而聖功之所由克成也至若三近于二宜與初相同而其正應在上舍上而從二有見利忘義之象故君子絶之葢易卦之所重在應屯之二以不附

初為有守所應正也蒙之三以下從二為失身所應
不正也應失其正則身敗名辱雖有包蒙之教亦無
所施是非用上九之擊蒙不足以遏其邪而止其惡
矣大抵治蒙之法貴乎寛嚴適中而制之于早則易
為力防之于後則難為功制于早者發蒙者也正法
以繩之而有餘防于後者擊蒙者也干戈以禦之而
不足所以聖人取象于初曰脱桎梏于上曰利禦寇
正以立教之初意原主于寛其至于擊蒙禦寇葢不

得已而用之者也養正之功誠不可不豫矣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此卦坎下艮上山下有險內險外止俱有蒙滯未通之意故名為蒙卦辭言亨蒙之道貴當其可而要之以正也我指九二言童蒙指六五言文王繫蒙彖辭曰蒙雖稚昧未通然真明內含天良未鑿原有可通之機一開發之即通矣故蒙者得亨而不終于蒙然

蒙之能亨雖蒙者有可亨之道亦由發蒙者得善教之宜教之之宜何如師道不可輕褻有來學無往教匪我主教者先求童蒙而強為啟廸乃童蒙虛心遜志先來求我以決疑辨惑也且求我之心真實純一如初筮之誠則宜迎其機而告之庶言不煩而教易入若至再至三則煩瑣而瀆矣瀆則求教之心不切即告之亦必无益故隱而不告如是則蒙者固能求而明者又善告此蒙之所以得亨也然其所以告之

者又必擴其良知充其良能非聖人之言勿道非先王之法勿陳而利于貞焉庶蒙者德日進于高明業漸臻于光大而養蒙之道始无媿矣昔宋儒周敦頤有言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然則擇師求道誠人生第一義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彖傳是釋蒙彖辭而備言亨蒙之道也孔子釋蒙彖辭曰卦之所以名蒙者卦體坎下艮上上有艮山之阻下有坎水之險卦德內險外止內險已杌隉不安外止又滯礙難進正如物生之初蒙昧未通故曰蒙也至蒙之所以得亨者卦體九二以可亨之道行以教人己昭昭而教人昭昭且啟迪合宜語默中節而時中也何以見之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葢以

六五柔順虛中下應九二非二有求于五乃五尊賢樂道之志下應于二也此非二有亨蒙之道五未必求若使非時中則亦不待求而教之矣初筮告者以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施教有節必待其誠而始告也若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葢蒙者再三固為瀆我若告之蒙亦不能聽受彌增疑惑反瀆蒙矣故不告也此非二有亨蒙之道无以告蒙若使非時中則告之亦无節矣又曰利貞者何也蒙而養之以正乃作

聖之功也葢人性本正當顓蒙之始其天真未漓則當保全其正者惟此時其情識漸開不可不範之以正者亦惟此時教者必及此時涵育薰陶擴充培養日使之親正人聞正言全其性命之體滿其知能之量則赤子之心不失而達天立命之學在是矣非聖功而何夫蒙者之求教與教者之發蒙无不以聖人為期而聖功惟在養正可見天理人欲全在辨之于早若待外誘既滋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矣伊訓

云罔不在初召誥云王乃初服後世留心國本者必惓惓以早諭教為言其亦有見于此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自養之道貴内外交致其功也果行者勇決其行育德者涵養其德孔子釋蒙象曰艮象為山坎象為泉山下出泉其水最清其流未達猶人之童穉天良内具而鬱滞未通蒙之象也君子欲開一世之蒙必先有以自開其蒙于是體坎之象以

果其行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如泉之始達其機莫遏體艮之象以育其德培其知能葆其忠信如山之靜正其源常裕如是則内外交修本末一致所以開一己之蒙在是所以開天下之蒙亦在是矣葢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惟其所養能厚故其所應不窮不然源之不濬其流雖疾而亦易竭則育德尤為探本之功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

此一爻是言發蒙之道貴寛嚴相濟也刑人用刑之人桎足械梏手械周公繫蒙初爻曰初六陰柔居下蒙之甚者教者欲開發其蒙當嚴之以威使之有所畏懼而不敢不勉于善用刑人以懲之乃為利也然嚴以束之又當寛以待之用說桎梏以俟其自悟自新相覿而化焉若徒恃嚴威往而不舍在我既失張弛之道蒙者即欲為善其道无由吝其能免乎孔子

釋初象曰治天下有教化不能无刑罰教以養童蒙之君子刑以懼愚蒙之小人發初之蒙利用刑人者所以正治蒙之法使之有所畏懼而不敢犯也蓋發蒙之道既用刑以懲其初即用説以觀其後則養之意未嘗不寓于法之中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書曰敬敷五教在寛然則寛以濟嚴嚴以濟寛發蒙之道莫善于此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此一爻是言施教之道貴曲成不遺也包涵育之意納受也婦羣陰之象周公繫蒙二爻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膺發蒙之任不特樂育英才而已即陰柔蒙昧之人亦包之而不遺則智愚皆可成就何吉如之且不特獎掖善類而已即闇昧無知如婦者亦納之而不棄則賢否悉受陶成又何吉如之凡此敷教之任皆君事也大君以啓蒙之責委之於臣猶父母以治家之事委之于子也二能克盡厥職合智愚賢否而

包納靡遺是臣之克相无負于君猶子之克家无忝于父也二誠以亨行時中者哉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子克家固因二有剛中之德足以發蒙亦由六五柔中虛己有以接之故二得行其時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不然上下不交堂廉隔絕二雖有師世之才將安施乎昔伊尹負鼎俎之才傅說具鹽梅之望使非成湯尊為元聖寵以阿衡高宗夢寐旁求爰立作相彼亦烏能化被當時聲施後世哉甚矣任賢圖治

為萬世人君之要道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此一爻是言无德者必見棄以明行己之當慎也女指六三勿用取指上九金夫指九二順當作慎周公繫蒙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是下愚不移之人君子之所不屑教者如无德之女不可取之以為妻也葢上九乃六三正應三舍上九而昵比九二如女

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穢德彰聞人皆賤之何所利乎孔子釋三象曰凡人立身當兢兢以禮自持女之所以不可取者以其蕩檢踰閑素行不慎故也葢與人為善固君子之用心而自暴自棄者則不得不痛斥之冀彼或生媿悔之念故均是女也在九二則宜納之以大其包荒之量有教无類也在上九則勿用取以嚴至正之防不屑之教也教固多術矣哉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此一爻是言人貴能得師也周公繫蒙四爻曰蒙昧之人全頼親近剛明有道之士以開其蒙而啓其悟六四陰柔不中上承六五下乘六三而其應又在初六所親近者皆陰柔之人則蒙將終于蒙而永无開悟之日矣蓋吝其能免乎孔子釋四象曰天下无不可變之質无不可啓之蒙四獨致困蒙之吝者何也蓋九二上九二陽俱有剛明之實德六四獨與之遠是衆人皆有道義之交而彼獨无賢明之助其困蒙

而吝也宜矣昔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賢相也其君臣誥誡猶諄諄以得師好問相勸勉人固可以孤陋自處而甘致困蒙之吝哉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此一爻是言受教之道貴于能虛純心親賢則德業可成也周公繫蒙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其心純而不雜一而不二有初筮之誠无再三之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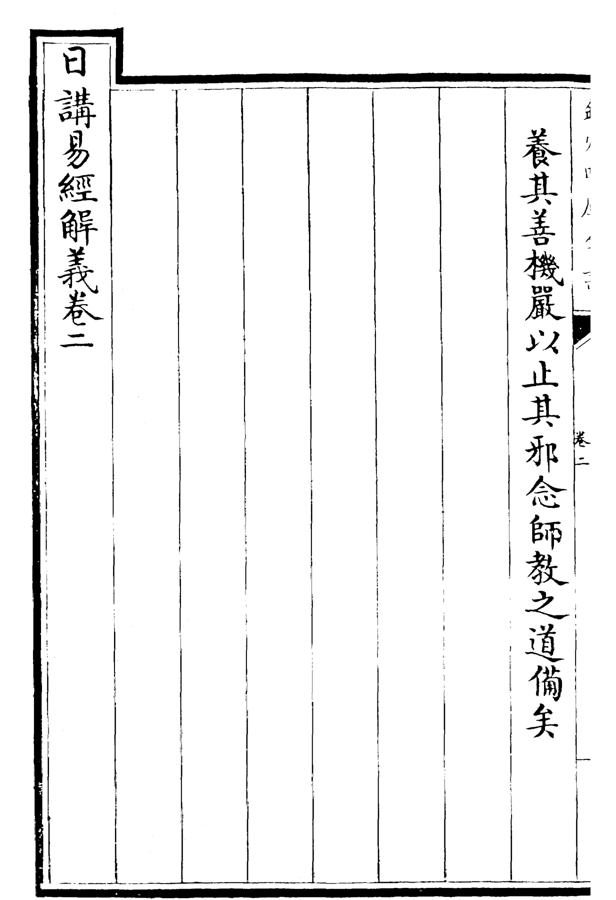
如童蒙之淳樸未漓知識未開者然如是則主心日明主德日懋其為吉也不獨在一人而在天下矣孔子釋五象曰六五取象于童蒙而獲吉者以其有柔順之德故能謙巽以從乎二也使非五順而巽二雖賢其能強五以從己乎葢人主處至尊之位必親賢取善方可輔成其德然非舁躬遜志以求之則賢與善雖日在吾前而終不能得其益先儒嘗言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之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之甚

難誠以人先有意見横于胸中此心便蔽而不明雖有忠言讜論亦无由而入矣此童蒙之所以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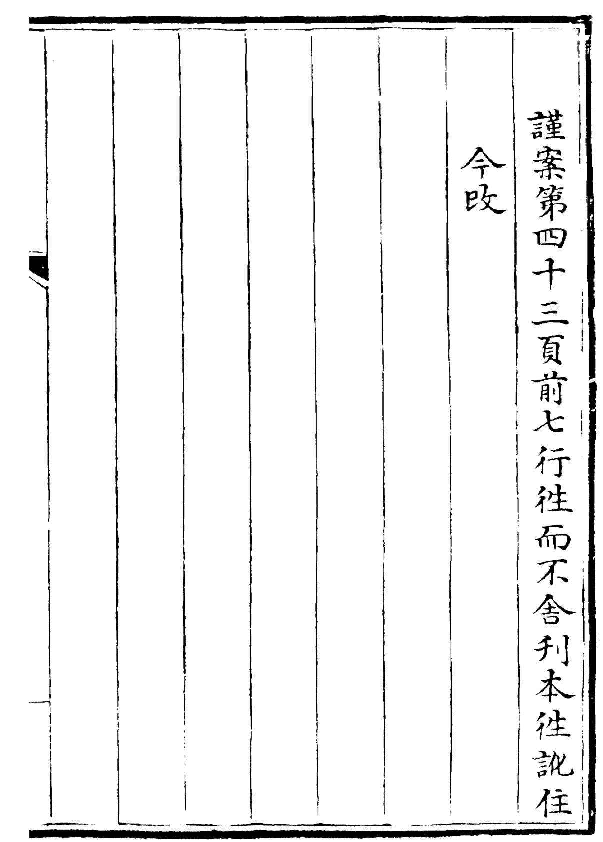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此一爻是言治蒙者宜以剛而又貴當其可也寇害也禦禁止也周公繫蒙上爻曰以九居上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然剛克之道施之貴得其宜始有利而无害如以過剛之道責蒙者以未能知之理未能行之事則阻其向往之機反有害于蒙是為寇也亦何

利乎惟用此以捍其外誘以全其性真如禦寇者然使其私意盡屏而醇良不失庶幾作聖之功即在于是斯無不利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擊蒙利用禦寇者葢以威嚴治蒙者之私心不悖剛克之道上固順矣蒙因教者之嚴而改過自新不敢恣肆于爲惡下亦順也上下皆順又何不利之有哉此卦九二上九俱有剛明之德上雖不及二之中而亦當發蒙之任九二包蒙納婦利用寛上九擊蒙禦寇利用嚴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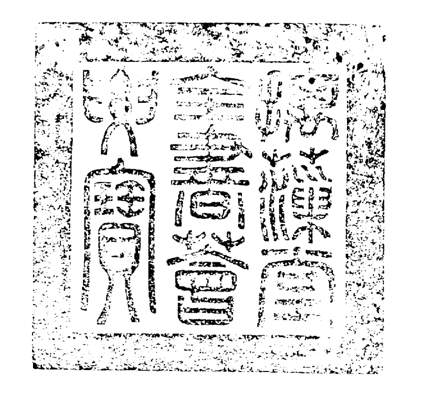


養其善機嚴以止其邪念師教之道備矣



謹案第四十三頁前七行往而不舍刊本往訛住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胡　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日講易經解義卷三

䷄ 乾下坎上

需有二義以全體言之坎險在前下卦乾體剛健能不冒進以陷於險有能需之才以九五一爻言之陽剛居尊值當需之時能建中表正不欲速邀功有能需之德有其才又有其德此所以能需而有亨吉涉川之效也然四陽乾健知險固能需矣而四上二陰

亦能出穴終吉何也坤順知阻能從陽也四順聽九五上敬順三陽故雖需血入穴而終能出穴獲吉剛德真足貴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乾下坎上以乾健臨坎險知險不進有需待之意故名爲需卦辭言善需者必以天德行王道然後可以濟險而成功也文王繫需彖辭曰乾坤開闢而後既建侯以統治之復立師以教育之治道已盡矣

此時或有未通之聲教或有未消之隱憂惟當靜以待之不宜欲速邀功卦體九五有陽剛中正之德其需也非限於時也非屈於勢也乃根於至誠惻怛不欲擾民動衆之一心也有孚如是則不為利疾不為欲牽豈不光亨且本純王之心發為純王之政規模遠大不行險徼倖而貞焉則久道化成天下皆享安靜和平之福何吉如之即一旦臨大難而從容可以觀變詳慎可以圖機雖涉大川亦无不利甚矣治道

之貴需也昔武王克商天下已定其時猶多頑梗未化之民成王周公知其當需也故不以兵刑勝之惟丁寧誥誡悠優漸漬而涵濡之卒之頑消梗化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非孚貞之明效大驗耶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彖傳是釋需彖辭以明能需之實也孔子釋需彖

辭曰卦名需者須待之義此卦坎在乾上是險難在前時固當需而以乾之剛健臨之剛則能斷健則知險既有定識又有定力自不肯冒進以陷於險揆之於義宜乎其不困窮矣辭曰有孚光亨貞吉者卦體以九居五是以陽剛之德居天子之位為位乎天位有正中之德也正則大道為公无苟且邀功之事中則定靜不擾无營私計利之心孚貞如是其光亨而吉也不亦宜乎又曰利涉大川者蓋本此正中之德

往以濟險圖功則安詳鎮定之中自裕觀變濟時之畧又何難不可平而何功不可建哉夫有國家者内而宫府外而海甸艱難險阻往往伏於不測雖盛明之世亦所必有惟在人主秉剛健之德審時而動行正道以成大功耳信乎非有德者不能需非能需者不能涉大川也哉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此象傳是言君子處需之道也孔子釋需象曰卦體

下乾上坎乾為天坎為雲雲上於天將雨而猶未雨
有須待之意需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治道值當需之
時不宜妄作生事勞心擾民凡所以定禍亂而開太
平者既經綸創作於前此時惟宜恭己无為飲食晏
樂養其氣體怡其心神徐以俟德化之成可也蓋明
作固所以圖功而時未可有為則紛更反以致擾故
優游靜鎮以俟運會之自至誠有不得不需者耳豈
躭溺晏安而矯托清淨坐致糜弛者可藉口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此一爻是明遠害之道貴能守其常也郊曠遠之地周公繫需初爻曰初九在下去險最遠而陽德剛健又能自守有需于郊之象然天下有才之人往往為才所使倘此心妄動不能持久而冐進圖功于事无濟祇取咎耳故必慎終如始超然利害之外確乎若將終身焉則收身名兩全之利而決不至躁進以取

咎矣孔子釋初象曰天下何地无險何時无險特患人不明不晳冥行自犯耳初九之高蹈遠引需于郊者乃審機明而持志決自不犯險難而行也夫无位難以圖功而局外不宜生事初之不犯難行乃常分亦常道也所謂利用恒无咎者揆之常分常道未為失也蓋聖賢處世時至事起原无可強致之功業彼不能義命自安汲汲有為以速戾者亦未明乎恒之義耳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此一爻是見二有剛中之徳故終能逺害也沙近水二近坎故有沙象衍寛裕也周公繫需二爻曰九二漸近于險而剛中能需不肯冒進有需于沙之象夫九二上應九五出身任事非若初之超然世外者比乃亦遲廻却顧需而不前不有退懦之譏必有觀望之誚小有言所不免矣然二志存濟險獨能觀變相

時不為浮議所揺則剛健不陷終成濟險之功何吉如之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需于沙由其剛而得中居心寛裕譽不加喜謗不加憂故雖小有言毫不動念卒能從容鎮定險濟功成而以吉終也自古豪傑有志濟世急欲圖功往往因一言不平逞意氣于一擊至於奮不顧身故聖人以小有言警之使知濟天下之險者當沈其謀老其識堅其守以俟時宜甚不可因人言而輕動其心冒昧前進自貽伊慼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此一爻是為過剛不中不善需者示戒也泥陷人之地周公繫需三爻曰九三切近坎體將陷于險有需于泥之象夫水涯之泥善陷三需于此而過剛不中輕躁妄動寇害之至實自致之將誰尤哉孔子釋三象曰初之需于郊遠之而不敢進也二之需于沙進矣而未敢逼也三之需于泥則逼于水而禍害已在

目前矣此即善需猶恐不免况剛而不中意氣過激適足以速寇乎然此總由不知敬慎故耳若能兢業小心時時敬慎庶操心危而慮患深猶可轉危為安不至禍敗也葢天下事未有不成于敬慎而敗于疎忽者東漢陳蕃竇武手握大權欲清宮豎卒之奸惡未除反遭其害唐張柬之等反周為唐乃忽三思養虎遺患喪身誤國非皆不知敬慎之義者耶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此一爻是明出險之道在于順時也坎為血卦故有血象又為隱伏故有穴象周公繫需四爻曰六四入于坎體是其身當大難之衝進固不可退亦不能有需于血之象幸順正知阻持重括囊卒能潛身遠害免冒險之禍又有出自穴之象則雖未能有濟國謀而明哲亦可以自保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需于血而終能出自穴者以其有柔正之德晦迹韜光不冒進強爭而順聽乎機會之自然也按三能敬慎雖迫

于險而不敗四能順聽即陷于險而可出然則能敬且順又何險難之不可處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處德位兼隆之時自恭己而成化也周公繫需五爻曰九五位乎天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夫剛健既知險而中正又善需是治道至當需之時閒暇安恬无係无營有需于酒食之象如是則一人養无為之度天下享寧謐之休不亦貞而吉乎

孔子釋五象曰凡人主值當需之時而不能需者皆由无德而求治太急也五之需于酒食貞吉以中心无為克守至正故喜功之念不作急遽之謀全消惟怡然自養以養天下故能合乎正道而吉也自古帝王未有不歷艱危險阻而底定天下者及大難既平小民甫離湯火急宜安靜勿擾休養而生息之三代以前尚矣漢之文帝承高惠之後一切更定制度謙讓未遑惟勤勤于勸農養老薄賦蠲租卒致海内向

風幾于刑措其有合於此爻之義者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此一爻是言得賢共濟為出險之道也不速之客三人指下三陽爻言周公繫需上爻曰上六陰柔无濟險之才又處險極困窮所不免矣故有入于穴之象幸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同德同體需極並進是衆賢不用約結不須號召合志協謀偕來赴難有不

速之客三人來之象倘能竭誠盡禮敬以待之借其剛健之才以拯一時之險始雖不免困窮終當濟險出穴而吉可必也孔子釋上六象曰能需固貴有德而出險尤須借才上六入于穴是已陷于險矣以不速之客來敬之而得終吉者上雖德不稱位不善處需然敬賢自輔集思廣益猶可出險免患不至於大有失也夫德不當位苟知敬賢猶可獲吉若德與位稱而能虛己下賢其功效更當何如先儒謂需又有

急切相須之義欲濟天下之險艱必需羣才之輻輳殆于上爻見之矣

☵☰ 坎下乾上

訟之六爻惟五聽訟惟三不訟餘皆訟者也然初不永所事二不克訟四不克訟而得吉上以訟受服遂有終朝之褫皆言訟不可成而使民無訟之意葢可見矣初三兩柔爻皆係以終吉九二九四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卦辭有孚惕中指九二乃卦辭稱吉而

爻辭僅曰无眚者卦辭取其有孚得中爻則兼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此卦坎下乾上乾剛坎險在上下為相制内外為相濟人已為相敵皆致訟之道也故名為訟卦辭言處訟者當曲盡其道以歸於無訟也有孚是理實窒是屈而不通惕憂懼之意涉大川猶駕虚辭以求勝也文王繫訟彖辭曰訟為爭辨之義非人之得已也惟

理直見枉情真受誣屈抑而不能自通是有孚見窒勢不得不出於訟然所以處之之道何如必也反求在我心存憂懼而能惕度於事理辨明即已而能中則有孚之窒可伸而訟復於無訟豈不為吉若自恃其理可止不止終極其訟而不惕中則尚氣以損德好勝以敗業凶可知矣且又非自逞其胸臆能剖白以冀免必利見公明之大人資其明斷始可據理以獲伸如於孚窒之外妄生事端駕虛以求勝如涉川

然冒險僥倖不能惕中之甚者矣雖訟本有理而好剛自陷其何能免乎此所為不利也按聖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惟使人懐兢惕知所畏懼所以消弭勝心而一反於至當之理故能内自訟者又為無訟之本也可不加之意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此象傳是釋訟彖辭以明險健為致訟之象而中正乃無訟之道反覆開喻以垂訓也入於淵猶陷於罪

孔子釋訟彖辭曰訟之為卦卦德上乾剛而下坎險是為上剛以陵其下下險以伺其上以一人言則內險以懷詐外健以恃強以二人言則又已險能攻彼短彼健能欺此弱是以為訟也夫訟之端多生於人心之不平辭所謂有孚見窒人心所甚不堪者乃能惕中而吉何哉卦變九自遯來而居二剛來為柔所

掩而不能自伸惟其得中能以情恕而不為已甚以
理遣而不欲過求有爭事而無爭心故渙然冰釋得
無訟之吉又言終凶者天下事惟善者可成訟則德
悫而招尤怨深而召患揆之於理斷乎不可成也終
則不可成而成所以凶也至所謂利見大人卦體九
五居上卦之中得陽位之正中則先事而無偏主正
則臨事而決猜疑所尚如此訟之不中者咸歸於中
不正者一反於正故利也又言不利涉大川卦象坎

為險陷有淵之義焉乾以剛實乘之是訟者情真反駕虛求勝自陷其身入於罪惡之淵而不知何利之有按民生有欲不能無爭欲莫大於飲食此訟之次乎需也若以爭濟之則衆起興戎終為厲階故又次之以師聖人為世道人心慮至深遠矣然則處訟之道孰吉孰凶孰利孰不利烏可不致審乎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此象傳言君子謹始以慮終為絕訟之源也孔子釋

訟象曰天高在上水流就下其行相違此訟之象也
君子體之以為訟不起於爭訟之時而起於作事之
始其始不慎少有乖違始於微而終於著訟所由起
故不待發聲徵色見於云為當事幾之初必順乎人
情息是非於未萌協乎天理杜利害於未見不但無
違於言亦且無違於心訟何由得生乎作事如此則
始於自訟終於無訟而中吉終凶更不必言矣可見
修德者貴慎初念圖治者貴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

咨嗟致警於幾微之際凡有興作莫不謀始以塞違

又豈獨止訟一端為兢兢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

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此一爻見能畏慎以處訟所以終得免訟之吉也永

即是終意周公繫訟初爻曰凡人自恃剛強居高挾

勢往往逞求勝之心訟所以終極而為凶也初六陰

柔才弱本無健訟之資居下勢卑又無能訟之力故

中心畏惕虛已讓人不敢終極其事而訟不至於成
雖小有言辨不過明其有孚之窒而情可以白理無
不伸有不終吉乎孔子釋初象曰初之不永所事者
非特絀於才勢而已以理度之訟非美事固不可長
也知其不可長有慚忿而無遂心則所發亦易收小
有言訟止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訟則所爭亦易釋其
辨既明終訟何為哉以是知惕中而能得吉也夫人
處世貴乎識時勢尤貴乎明理義體之於已有自量

之心衡之於物無好勝之念此訟之初所以不言訟而言事者冀其不成訟而善其中止之意也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此一爻見能守義分可免犯上之患也克勝也歸逋猶退避意邑人三百戸是邑之小者言自處卑弱之意掇自取也周公繫訟二爻曰九二陽剛而主險逞其知謀有能訟之才又有欲訟之心但以剛居柔得

下之中能反躬自審裁度於理而且上應九五之尊屈於勢分不能相敵則雖欲訟烏能克勝乎故幡然退避自處卑約不敢與之抗衡是為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之象此正能懼而得中當屈而屈不至越禮犯分何眚之有孔子釋二象曰凡人不肯退讓皆由終訟而求勝二惟不克宜其歸休而逋竄能全身以遠害也所以然者上尊下卑有一定之分若以下訟上既乖於分而不相安又絀於勢而不自下以之樹

怨買禍患之至也不猶自取之易乎記有之曰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所以別尊卑定上下防患於未然也若後世爭奪相尚僭名越分駸駸乎出於禮入於刑矣訟之九二嚴其辨於上下之閒不特止訟亦維世之深意也夫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此一爻見守常安正能始終以求無訟者也食舊德

是守常分貞是守正理也周公繫訟三爻曰六三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非能訟者但知守其常分享所固有而已足由乎正理行所當然而不違是食舊德而能貞者也雖有意外之侵侮不免於危厲而能泰然自得衆莫能傾况必無厲者乎吉不待言矣然而守分實難必若從王之事事權在握易逞功能而退遜自處一無專成之心此真能守舊居貞而得吉者也孔子釋三象曰食舊德何以得吉凡訟皆有上

人之心必非能從人者也三惟委心聽命以順從乎上則欿然自視退讓於人不敢自主其事宜其恪守素分居卑處厚而得無訟之吉乎大抵聖賢學問不外素位而行分所當得不與人競利分所不得越不與人競功葢一有功利之心即與世相違而不能相從訟所由作矣三之從上而吉者從則安分而不違為弭訟之善道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此一爻言能改過以絶訟端為得理之正也即就也命猶理也渝變也貞理之正也周公繫訟四爻曰凡人一有好訟之心更不思正理所在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幸其居柔而剛以柔克知訟不可成以理自制故亦為不克能平情恕物反其健訟之行以復就於理無爭事也且悔過遷善變其欲訟之心以安處於正無爭心也是訟可歸於無訟而得惕中之吉

者矣孔子釋四象曰凡終於訟者悖理安害不知命而大無正是其失也今四能不克至於復而能即渝而能安內外一歸於正雖前有欲訟之失而剛心既盡忿氣自消訟不至於成豈尚有失乎吉可知也按天之所命者理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惟在乾健一惕間耳前念之惕即為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於此可見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一爻見大人以德化民能得訟之平而盡善也周公繫訟五爻曰九五以聖德而居天位所謂大人而利見者能以德化生民而使民無訟者也即有時聽訟無不各得其平使理直見枉者得以上伸情真受誣者可由上達有孚不至於見窒不惟天下無冤民而且民自不冤矣非大善而吉者乎孔子釋五象曰訟何以得元吉以五之德本中心一於公則未聽之前已無偏主五之德本正事得其宜則既聽之後皆

能當理將見刑清民服謂之元吉信矣按聖人論治必言使民無訟而此曰訟元吉者正欲化有訟為無訟也九五以中正在上正己而物正是以靡爭之化百辟其刑最險如九二已歸逋矣最健如上九已三褫矣其餘復即命者食舊德者不永所事者皆已忘險忘健无訟可聽此訟者所以利見大人也若止以聽不偏斷合理為得聽訟之道一明察之吏能之豈所望於大人者乎此訟獄之歸大舜虞芮之質文王

至德之感人深而化民成俗斯義得焉耳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一爻甚言終訟之凶不可倖勝以取辱也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周公繫訟上爻曰上九剛居訟極以健訟之才而濟以必訟之志誣僞以為真矯曲以為直終極其訟以求勝凶所固然也即使恃強而獲勝或錫之以鞶帶焉然是非情僞不踰時而立辨以訟

得之必且以訟失之終朝甚暫而奪之者至於三矣況必無取勝之理而有必敗之道乎甚矣訟之不可終也孔子釋上象曰終訟之人雖倖勝而有受服之寵本非德賞則授之者非道服之者不終縱使受而不褫亦安足敬哉而況終朝之褫俄頃隨至矣訟之不可成也如此按五服五章天之所以命有德也禮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況以訟受服恥孰大焉亦不足敬其殆有甚於三褫者乎此聖人原心之論

所以滚愧之而使人自省也

䷆ 坎下坤上

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先王之制民無事則為比閭族黨故比卦衆在内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有事則為伍兩卒旅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象也九二剛中所謂丈人長子者也故卦辭曰吉无咎九二爻辭亦曰吉无咎要之一本乎貞而已聖人之兵以順動猶曰毒天下者葢兵凶器戰危

事也雖以順動猶不免於毒此聖人之特筆也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之道無一不備後世言兵之書總不出此而其義光明正大非後世權謀可比王者不得已而行師豈舍此而他求哉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卦坎下坤上坎水為險坤地為順藏險於順有寓兵於農之意九二六五有將兵命將之象故名為師

卦辭言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又在命將得人以制勝也貞是正道丈人才德老成之人文王繫師彖辭曰師以興兵動衆非聖人之得已也可不正乎必也順天人行弔伐討亂誅暴所至若時雨出於至正而無私所謂貞也然將非其人以國予敵又必重專征之選嚴閫外之寄使得老成持重好謀而能懼如丈人者而任焉斯師出有名天討彰而聲靈振兵行有紀衆心服而勝算成是以有戰克攻取之吉而無窮

兵黷武之咎師之道備矣按傳有之曰秦之鋭士不敵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敵湯武之仁義師以仁義為本又得仁義之將如黄髪之尚父元老之方叔故吉且无咎惟三代之師為然若後世嬴秦之滅六國吉矣而不免於咎武侯之伐魏无咎而不能必吉豈所稱出於萬全者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象傳是釋師彖辭見師貴乎貞而率師者又貴能順以得人心而成王業也孔子釋師彖辭曰所謂師者伍兩卒旅之衆也興師動衆必由仁義以張撻伐是貞之為言正也凡行師之道用以伐暴而不為暴用以驅害而不為害一出於正而凡不正者無不輸誠向化於以順天心答民望無敵於天下而為王者之師不亦然乎此師之所以貴乎貞而率師者貴乎丈人葢有在矣其在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為

將者威而能惠勇而好謀有丈人之德焉而且委任既專事權不患於中阻是將固有丈人之德而君又能任此丈人之將也卦德坎險而坤順兵雖凶器戰雖危事而行乎險道然以征不義則叛者討而服者舍以誅暴慢則近者悅而遠者懷是險而能順矣若此者以剛中之德行順民之事當兵戎所至見為勞民傷財不免毒害天下實則除殘救民東征西怨民不謂毒而樂從之將見功成於一舉難靖於四方是

將能順從乎民而民心始順從乎上也吉而又何咎哉按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有殺戮之慘供億之苦所至荆棘毒害隨之故言乎毒者如攻病然毒藥所施非沈疴堅癥不可輕用也然則兵可輕動乎哉是在率師者以正舉以順動庶乎可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此象傳言兵民合一為養師之良法也孔子釋師象曰坤地之中而有坎水猶庶民之中而有兵衆師之

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師豈一時所能聚哉古者民與衆非有二也於無事時制田里謀生聚養之者有定制足民正所以足兵也設學校明倫序教之者有成法訓民即所以訓兵也何則以之容保者此民以之畜聚者亦即此衆也故居常則比閭相居有事則守望相援不必征求調發而桓桓之衆即在此元元之民矣以是知藏兵於民有兵之利而無兵之害亦猶藏水於地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君子之善用師也

如此按自井田之法廢兵農既分天下不患無兵而患在有兵故出己力以衛民莫若以民衛民之更切出己財以養兵莫若以民養民之更易此管仲作内政以寓軍令為得井田之遺法其尚有合於容民畜衆之義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一爻戒出師者當守法以謹其始也律法律也否臧不善也周公繫師初爻曰在卦之初為師之始所

以鼓三軍之氣而懾多士之心可不謹其始哉故師旅一行賞罰必明則衆志始服部伍必整則衆力始齊此出師之常道不可不慎也若不以律則號令不足以信服耳目不能以專一是為否臧而丧敗隨之不教之兵以卒予敵凶其可免乎孔子釋初象曰師一出而國家之存亡人命之安危皆繫焉其不可不用律者必然之理苟一失其律則衆渙心離一潰而不可收無制之兵難免丧師之辱所謂否臧之凶可

勝言哉按師之有律猶樂之有律森明諧協法至嚴也書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若後之兵法所謂以正合以竒勝者隂謀秘計可謂律乎故善用兵者教正而不教竒猶有律之意存焉爾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一爻見命將得人受君之寵任能體君心以立功

也周公繫師二爻曰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有將師之任剛而得中則仁義並濟寛猛咸宜又有將帥之才卦之所謂丈人者也以此而在師中司專閫之命則勇足以懾衆而奮往常先恩足以結心而捍衛不懈故能計出萬全有戰勝之吉而無荼毒之咎矣且以六五正應在上委任獨隆殊恩異數洊加於授鉞之後又再三錫命焉則事權歸一賞罰必行其膚公克奏也不亦宜乎孔子釋二象曰自古未有寵任不

加而大將能建功於外者二之在師中吉實由上承天寵得君既專自宜克効其心膂盡展其才猷二固不得矜之為己功也亦未有君心不在於天下而能任將以成功者六五之錫命惟其欲懷保萬邦救民除害宜其專任必及於有功寵命不靳於再三二尤不得私之為己寵也此吉且无咎為能無愧於丈人哉按人臣無專制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必恊乎中道而適合乎時宜然後專之可也又必君命再三恩

禮備至斯下無專擅之嫌上無中制之失志存底定者其亦善用斯道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此一爻見輕敵貪功者示戒也輿尸師徒撓敗之象周公繫師三爻曰凡師之道必審己之力量敵之形可進可退故能全師而保衆也六三陰柔才弱居陽志剛不中不正以此用師則才德俱絀既患師行失律在已無制勝之方犯非其分又疑師出無

名在彼無可乘之釁由此以戰必致徒衆撓敗有或輿尸之象外生敵患內貽君憂凶孰甚焉孔子釋三象曰三意本在貪功不能量力度德玩敵躁進致有輿尸之凶膏血塗於原野而殘民命鋒鏑徧於疆場而損國威所喪實多而大無功矣可不戒哉從來國家之患莫大於貪功師旅之禍莫甚於輕敵故兵誌有之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此行師者先為不可敗

以求可勝斯無意外之虞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此一爻見知難而退為得全師之道也兵事尚右左次謂退舍也三宿曰次周公繫師四爻曰六四陰柔不中無勝敵之才非能進而克捷者也但居陰得正有量敵之智故自審才力不足以致勝外度時勢未可以成功即全師而退遠舍以避其鋒堅壁以圖其後有左次之象焉雖軍庸未奏而為國慮勝不敢以

衆士之死生爭一人之功伐其所見者遠所全者大何咎之有孔子釋四象曰師以能進為勇將以得儁為功師左次似乎退避而辱國矣何以得无咎不知見可而進者自不宜遽退以示弱知難而退者又不可輕進以僨事因時施宜行師之常道也四能未失其常自無輿尸失律之咎矣按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帝王之師貴出萬全當計其得失成敗不當論其進退遲速也若後之言兵者高坐廟堂之中逆料

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速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豈知當退而退者易之垂戒固已昭然較著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此一爻是言師出必以正又任將當專然後可成出師之功也禽是害稼者執言謂聲罪致討長子謂九二弟子謂三四也周公繫師五爻曰六五為用師之主柔順居中非喜功好大擅啓兵端者也如敵加於

已侵害生民不得已而聲罪以致討猶禽暴我田以傷禾稼利於執言而搏擊也此仁義之師攻非為暴取非為貪何有黷武之咎乎然師行固不可不正而任將又不可非人如剛中之九二師之所謂丈人而君之所謂長子也老謀壯事位望孚人既使之帥師矣又使新進弟子如三四之才德本無足稱得與參謀議則事權不專號令不一必至撓敗而輿尸名義雖正而貞不免耎敗而取凶矣孔子釋五象曰二為

長子而以之帥師是能以剛中之道而行師恩以濟威謀以濟勇固能勝任而不忝矣任苟不專一使非中行者剛柔寬猛悉違其道則輿尸致敗是豈弟子之罪哉由於任使之不當也可見命將之道不可不審尤不可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不歸於一亦覆敗之所由也後世如趙盾河曲之戰而謀出趙穿荀林父邲之戰而令由先縠可為明鑒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此一爻見人君報功當有正典不可濫及非人以肇亂之源也周公繫師上爻曰六居師之終則武功告成處順之極則天下大定論功行賞正在此時大君於是有賞功之命功大者非封國無以酬其戡定之勲則開拓疆宇使為諸侯功小者非承家無以報其捍禦之烈則寧承世業使為卿大夫其賞必酬功報

必償勞如此然其中或有餘於才不足於德之小人則又勿用以預政事臨民上焉是非堅樹國本保全功臣之要道乎孔子釋上象曰大君有命所以程功之大小而賞當其功也故開國而不為濫承家而不為吝無偏無頗正以論定其功自可無徼幸怨望之心矣然曷云小人勿用小人戮力師中用之奔走禦侮或可以效功若用之撫綏底定則挾功自恃始以靖亂者終必至于肇亂豈王者懷保萬邦之至意乎

六之垂戒深矣按師之為卦萬世論兵之道皆不出乎此至上六之終於報功之典寓黜陟之權所以優功臣而隆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遠小人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深後之保邦圖治者尚其深鑒於此哉

䷇ 坤下坎上

比之為卦一陽居尊而五陰應之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明比之義始盡凡彖傳

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此則謂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六爻自九五稱顯比外餘五爻皆稱比之比之之詞初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比之匪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三上自相為比而不比五也自卦言之羣陰皆比於五自爻言之或遠或近或來或不來有未可一律拘者蓋卦以明一統之義而爻各隨其位之所之所以盡比之變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此卦坤下坎上以坎水比坤地故名為比卦辭言人君比天下必盡比天下之道斯能得天下之比也原再也筮謂審察元謂元善之德永謂存元善而無閒於始終貞謂行元善而不流於姑息不寧謂未得所比之人後夫謂不早歸附者文王繫比彖辭曰比卦以一陽居尊位而得其正上下五陰順而從之以上之比下言則以一人而撫萬邦以下之比上言則以

四海而仰一人比則當為人所親厚輔助而吉然民之比我比於我之有德也故必再為審察果有元善好生之德足以長人而元善之德果永而不至於間斷貞而不失於駁雜自无忝於作民元后之責而无咎矣由是仁恩四洽凡未比而不安寧者方歸來未已彼負固如後夫祇自貽其戚而凶耳於王者何損哉按比則天下歸心定於一統雖或頑梗弗率亦有自外王化之時然帝王止自修其德以盡其安内攘

外之實故虞帝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自格南越尉佗自立為帝漢文以德懷之而佗遂稱臣則修德又比人之本與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比吉也三字衍文

此彖傳是釋比彖辭以明比之義也剛中謂九五上下謂五陰指臣民言孔子釋比彖辭曰卦名為比者何所取哉以比有親輔之義也以卦體言之九五陽

剛在上五陰順而從之是在下之臣民莫不傾心向化也故為比辭謂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所取哉葢君德貴剛而剛貴乎得中九五以陽居中是主之以明作之心而濟之以時措之善則體仁長人而為元者一剛中之德為之且累世不息而為永無私不雜而為貞皆剛中之德為之也此所以當衆之來歸而无咎又謂不寧方來者卦體上下五陰皆應九五是合上下臣民之衆而皆比於一人也又謂後夫凶者

蓋九五德足致天下之比則民心之歸已非一日若後夫自棄德化以比之道揆之自當困窮此其所以凶也蓋上下順從之日自外王化理合致窮然王者之心但問吾之可比不可比不計彼之來與不來此大公之道庶幾九五之顯比者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象傳是言先王體比象而能盡比天下之道也孔子釋比象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有比之

象先王觀比之象而得比天下之道焉謂天下可以一人統之而不可以一人治之乃列爵分土而建為公侯伯子男之國又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達制為巡狩述職之典以親諸侯令其承宣德意恩澤下流天子以親天下者而親諸侯諸侯以親天下者而報天子如此則有以比天下而無間矣按人君以一身居九重之上萬國之廣人民之衆安得一一而親比之故建國親侯乃比天下之大權實比天下之要

道也漢賈誼論衆建諸侯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其得比天下之道者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此一爻是勉始仕之臣以誠事君也缶瓦器也盈缶充實之象周公繫比初爻曰人臣事君貴於誠信初六居比之初當服官之始情意尚隔於勢分所恃以進結於君者惟此孚誠而已惟内孚之心外孚之事

无非忠君愛國之念以此比君可无忝於臣職而无咎矣然有孚非易言也必无一念之不誠无一事之不實无少虧欠若盈缶然則終當感格君心而寵遇之來若出意外有他吉焉孔子釋初象曰孚在比初即推之至於盈缶亦止此一念之誠以此格君君恩之來自在尋常意計之外宜有他吉也葢人臣事主其始進之日一念之誠僞終身之邪正分焉始進不以誠後未有能出於誠者也聖人於比之初六以有

他吉許之可以為人臣勸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此一爻是美其以道事君而能得君以行道也周公

繫比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其方出而仕

也一本其內之素養者以自靖焉是進非苟合而可

以得君於比之道為得其正而吉也孔子釋二象曰

徇人者失已比之自內則達不離道不自失也葢得

事君之正矣可見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

必由於己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比故為得正若降志辱身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矣國家亦奚賴有若人而用之乎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此一爻是明三之不能擇人而比為可鄙也匪人指上六周公繫比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陰柔則暗昧而無識不中正則邪僻而不良而況上下與應皆陰則所近舉非正人以三之暗昧邪僻有不入其

流者乎是所比為匪人矣孔子釋三象曰六二六四之貞吉由於所比得人也六三既比匪人是暗於擇友之明不惟無益而反為累矣入於不善而同惡相濟不亦傷乎葢甚言比匪之必傷也按初之應四二之應五皆為比得其人惟三居不正之位乘承應皆陰是比之匪人也如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囂乃降於蜀卒至殺身亡宗為天下笑亦大可傷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盡事上之義絶内顧之私為臣道之正也賢謂九五周公繫比四爻曰六四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以柔正之德而居近君之位是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得所比之正也自是明良相遇有以輔君德而成顯比之治矣何吉如之孔子釋四象曰九五以陽剛居上而得其正不但有其位而又有其德葢賢君也六四固外比于九五之賢矣然豈止從其賢而已哉葢君臣天地之大義无所容逃臣子忠愛之

至性必不可解故必從之以盡其分也按四當與內應乃內無可比而外比于五舍柔暗而事高明為得其正此其所以吉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此一爻是言九五以大公之道比天下也顯比謂顯其比而无私三驅謂天子之田不合圍也不誡謂不相警備使中謂上之德有以使其得中也周公繫比

五爻曰九五一陽居尊以剛健中正之德為上下五陰所比是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親比天下普大公無私之心而天下之戴之者無一不從王者之化而忘于不知如天子之畋圍合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惟取其不出而反入者則禽之前去者皆免矣凡同驅私屬之邑人咸曉上意亦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為王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在上之人不必求得而在下化之亦不求其必得也凡此皆吉之

道也孔子釋五象曰所謂顯比之吉者以五有正中之德其自心而達之政皆蕩平而無私故能為天下所歸往也又謂失前禽者網開一面逆我而去者則舍之如後夫不能强之來則舍之而已向我而歸者則取之如方來者不能使之去則取之而已故聽前禽之失也邑人不誡者由王者建中於上而下以不偏之德應之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或使之耳按程傳謂顯比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如以臣於君言

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此于三驅失前禽之義更為詳盡可為讀易者之法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此一爻是言无德不能為民所比也无首謂无德而居上周公繫比上爻曰人必有剛中之德然後可首

出庶物而為人所比上六陰柔居上无剛健之德以比下為比之无首之象如此則何以為人所比乎衆叛親離凶其不免矣孔子釋上象曰人君為天下所比者以其德也比旣无首則不成為比矣何能保其終以善其後乎此其所以凶也按首對終而言上六以陰居終不能率先天下以從君而依險自固其甘為後夫而自取滅亾者乎

☰ 乾下
☴ 巽上

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其常經也然亦有君子欲行事而小人得以擾係之大事之將就而小故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以統體言之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若析言之下三爻乾體受畜者也上三爻巽體為畜者也以一柔下畜三剛本是難事以得五與合志而後能畜至上九則畜道已成而不雨者變為既雨矣要之陰亦豈能畜陽惟陽失其道乃為所制乾體三爻初二皆復三眤於四而不復小畜亦但

能畜九三一爻而已由三之不能正室自失其道也四雖畜陽曰血曰惕有戒辭焉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卦乾下巽上以巽陰而畜乾陽故名為小畜卦辭言君子當小畜之時道猶可亨而得行其志也畜止之之義也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謂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也文王繫小畜彖辭曰此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是以小畜

大也夫陽之力大方能畜陰今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能係而不能固則所畜者小矣夫陽為陰畜難以得亨然卦德内健外巽有能為之才卦體二五皆陽有可為之勢在君子猶得安其位以伸其志而亨但畜未極而施未行則所積者未厚而所施者不能及遠如雲雖密而不能致雨徒起自西郊而已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焉按雲能致雨今乃密雲不雨者何耶葢東北陽方西南陰方陽唱陰和陰唱故

陽不和而不能成雨也是密雲不雨以其起自西郊耳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此彖傳是釋小畜彖辭以明畜而得亨之道且以勉君子向往之功也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孔子釋小畜彖辭曰卦名小畜者葢以卦體六四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上

下五陽皆為六四一陰所畜是一小人處高位而衆君子為其所牽制有以小畜大之義故為小畜夫陽為陰所畜宜不得亨而卦辭繫曰亨者何哉葢以卦德內健外巽是其立心則有不屈之操處事復有善入之道其才可以有為卦體二五皆陽是乾二之陽用事於下而巽五之陽用事於上則其勢又得以有為此所以不為其所畜而猶可以亨也又云密雲不雨者何哉葢君子以澤及天下為心若所積未厚正

當懋其進修之力奮其向往之功今則畜未極而尚往也自我西郊者正言德未能以遠及无以兼濟萬物潤澤生民施未行於天下也按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聖人於陽既幸其志行復期其尚往總不欲陰勝乎陽也如此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當盡威儀文辭之美也懿美也文

德謂德之發見於外者孔子釋小畜象曰風行天上但有氣而無質能畜物而不能久畜小畜之象也君子當小畜之時不能厚積而遠施而德之發見於外者則不可以不修飾而致謹之故於威儀則致其美而為君子之容於文辭則致其美而為君子之辭使一身之章觀聽之美無不歸於盡善焉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之所戒也由是養盛而為大畜則所施自不止於淑其身矣夫君子之文德所以修身

者在是所以御物者亦在是故小畜之懿德與大畜之蓄德雖有功力之殊原无精粗之别是以君子尤不可不致謹於斯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此一爻是言能以正道自守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復者上進之意復自道言以自己道義為復也周公繫小畜初爻曰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小人所畜夫陽本在

上之物今不為小人所畜而得居所當居之位有進復自道之象如是則既无枉道之失而復有正人之功自不至於有咎而吉矣孔子釋初象曰枉已者不能以正人今初九進復自道則進必以正不為陰邪所制上足以正君而下足以正民以義揆之當得吉也葢君子未嘗不欲進而特惡進非其道初之復能以道自勝而不失足於小人則大節挺然邪自不得而浼之矣此正色獨立之士國家禱祀而求之者實

以其足為朝廷重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此一爻是言同德並進而不為小人所畜也牽連也周公繫小畜二爻曰九二亦欲上進而漸近於陰似若為陰所畜者以二有剛中之德則亦能以正自守而與初九之剛正者同德而升不為陰所係畜有牽復之象則正氣伸而道可行故吉也孔子釋二象曰九二與初九牽復者豈無德而能復乎盖人無自守

之德鮮有不自失者今九二有剛中之德自能與初九之剛志合道同其牽而復也亦不至於自失矣按君子小人不容竝立然君子之類常孤小人之黨常衆故君子必剛正自守援同德以俱升乃不為小人所制此九二所以貴牽復也不然小人衆而君子孤漫然以進而不受其害者鮮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此一爻是言不能進復自道始為小人所制而終與

之爭也輿說輻謂車說其輻而不能進也夫妻三陽與四陰之象周公繫小畜三爻曰九三欲進之心雖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迫近於四不中則无靜守之節近四則有易昵之私是援結小人以進卒為所制而不得進如輿之說輻然乃三之志剛不安受其制始則陰陽相悅有如夫婦究之心不能平而與之爭為夫妻反目之象孔子釋三象曰夫妻反目豈皆妻之過哉夫為婦倡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

由九三剛而不中自處不以其道則說輻反目乃三自為之耳於四何尤乎按初與二皆能復獨三畜於四而不復者與四相比而悅也使陽不失道則陰豈能畜之哉是可為失身於小人者之大戒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此一爻是言六四能以孚誠獲上而得免於咎也血去謂免於傷害惕出謂免於憂懼上謂五上二陽周公繫小畜四爻曰六四以一陰畜衆陽勢不相敵本

不免於傷害憂懼者幸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為能取信於上一誠所感二陽亦相信而助之故外之得以安其身而免於傷害内之得以安其心而免於憂懼為有孚血去惕出之象如是則可藉二陽之力以成其畜之功而无咎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血去惕出雖頼二陽之力然豈無自而得二陽之助乎以四能有孚固結於上而上二陽與之合志故得免於憂患也按六四一爻為畜衆陽之主然以陰柔力弱而

又與五上二爻同為巽體故必借助於二陽共成其畜之道聖人以有孚戒之欲其反而自求必誠信在中足以感孚乎人而後可免意外之災懼其辭益深切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一爻是言五合上下之力以畜乾也攣如固結之意富謂富厚之力以謂能左右之也周公繫小畜五爻曰三陽上進其勢正盛畜之為難九五巽體居中

而有孚處尊而富厚是其孚誠既足以感人使上下相為維繫且身處尊位而富厚之力又足以屈羣力而為我用葢四與上在五左右有鄰之象而五之力為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心同而力復同何三陽之不為所畜哉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既有孚攣如是有孚乃感名之本則衆志之所以信從者莫非此孚誠為之也豈獨以其富厚之力使人乎此卦彖傳言以一陰畜五陽而爻辭則言在上之陽與陰合志朱熹

本義因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是下三爻主陽為陰畜而上三爻又主以上畜下之義也易理變動不居一爻各立一義如此若以全卦之理論則四為陰柔五當合諸陽之力以制之而乃以四同巽體受其籠絡與之合志非得處畜之正道者爻雖不言凶悔而亦無吉占則聖人言外之意亦可見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為小人所制因戒小人不當害正而君子亦當自防也既雨謂與陰相和既處謂與陰相止載滿也婦陰柔小人之象月陰類幾望已盛之象也疑窒礙而不通也周公繫小畜上爻曰上九雖陽爻而居巽體對下乾爻亦為陰類上九居畜之極是陰力已盛其力足以制陽而陽亦受制於陰陽不得不與之和是向之不雨者今陰陽和而既雨矣既與之和是陰能制陽陽至是而不得不止也所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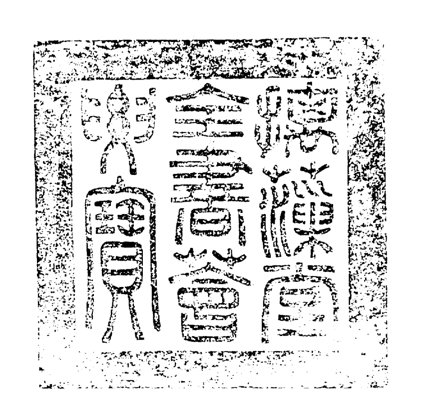
者以君子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耳夫陰之常分
本不可以加陽今乃以陰加陽如婦之抗夫雖或得
正而亦不免於危厲在君子當陰未盛尚猶可往至
陰盛如月之幾望則往必受小人之害而凶矣孔子
釋上象曰陽與陰和而既雨既處者豈君子之得已
哉由陽不能防之於始尊尚其德至於盈滿其勢不
得不與之和也當此時而征則凶者陰盛抗陽動輒
得咎自然窒礙而難行矣君子至此豈可以妄行哉

按陰雖極盛不得有加於陽陽不失道豈為陰制乃以陰畜陽畜極而陰陽俱為不利則陰亦何利於畜陽哉細玩上九爻辭固為君子戒亦深為小人戒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三

謹案第三頁後七行君子以飲食宴樂刋本宴訛晏據注疏及朱子本義改

第四十九頁後六行而陽亦受制于陰刋本制訛利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